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詩曰

躲難逃災入代州 恩人相遇喜相酬 只因法網重  
 重布 且向空門好好修 打坐參禪求解脫 籠茶  
 淡飯度春秋 他年證果塵緣滿 好向彌陀國裡遊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  
 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  
 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  
 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  
你說因爲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  
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  
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里金老道  
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  
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  
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  
就帶老漢父子兩口見到這里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  
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貞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  
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貞  
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

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  
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  
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裹從裏面出來請  
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  
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  
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  
微紅春筍手半舒嫩玉纖腰孌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  
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  
柳香肌撲簌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

須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人坐一坐我去安排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些粗食薄味何足挂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廝分付那個姪媛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鮮時新果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下飯等物姪媛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子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

又爭  
屈了

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子父兩箇兀自拜俚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晚也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窓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sup>佛</sup>。癸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拍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

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負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吃酒因此引莊客來廝打老漢談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負外不得趙負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盃盤再脩酒食相待趙負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負外道聊表小弟相敬之禮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負外不棄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佛便與你去趙負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吃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負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

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負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負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負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子二人和趙負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舊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負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負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負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答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負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

裡見了趙負外并曾提轄見没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吃酒負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酒家自去便了趙負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暢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負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

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爲頭智真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丟時那里投遶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旣蒙負外做主酒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負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匹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闕翠峯參差侵漢

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鉄角鈴搖。龍尾動。宜是繇揉藍。染出天生工。積翠粧成。根盤直壓三千丈。氣勢平吞四百州。

趙負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負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負外答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浼。真長老便道。且請負外方丈吃茶。趙負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

山門侵峻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嚮木魚。黃斑鹿日日啣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真長老請趙負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負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負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里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負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

一却。  
教便不。  
是佛了。



中多有相續檀越處趙負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  
行童收拾去了趙負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  
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剃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  
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曾名達軍漢出身因見塵  
世艱辛情愿弃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  
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準備煩望長老玉成  
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  
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怎見得那盞茶的好處  
有詩爲証

玉蕊金芽真絕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兔毫盞內香

雲白

蟹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睡魔離枕席

增添

清氣入肌膚

仙茶自合桃源種

不許移根傍帝都

可惡剛

真長老與趙負外衆人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  
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辦齋只見首座  
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恰  
似賊一般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  
計較知客出來請地負外曾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  
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  
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負外檀越  
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  
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  
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

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負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負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鴻鐘擊動法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負外取出銀錠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搨搨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

了却待剃髭鬚魯達道留了這些見還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了 免得爭競未必未必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三寶二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

殺人會  
酒恐怕  
戒不來

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  
深不曉得禪宗答應是否兩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  
笑受記已罷趙負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  
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  
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坐地當夜  
無事次日趙負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  
衆僧都送出山門趙負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  
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  
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觀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負外  
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辦道參禪負外道日  
後日得報答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

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  
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  
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當時趙負外相辭長老再別了  
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抬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  
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  
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sub>佛</sub>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  
起來說道使不得既娶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  
自睡干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洒家也吃  
甚麼善哉<sub>佛</sub>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  
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  
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

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sup>恨</sup>只是護短你們且  
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  
他到晚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  
響如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sup>佛</sup>  
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  
面藜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  
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  
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  
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緣換了僧鞋大  
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懶凳  
上尋思道干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

佛

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驚了趙貞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  
些東西來與酒家吃口中淡出鳥夾這早晚怎地得些酒  
來吃也好正想酒俚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  
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個鍬了  
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

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擔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  
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  
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  
你真個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

佛。

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吃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屋去我們見閉着本寺的錢本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吃智深道真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惡要問你買酒吃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檐桶便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當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鏟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吃無移時兩桶酒吃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里敢討錢把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拿了鏟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脊背上花綉來搨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時但見

頭重脚輕對明月眼紅面赤前合後仰趁清風東倒西歪浪浪踉蹌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龜脚尖曾踢澗中龍拳頭要打山下虎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

李卓吾評語水滸傳 卷之四  
四八  
篋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  
撞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  
凡和尚破戒吃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  
醉的僧人入寺也吃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  
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  
賊你兩個要打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  
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篋攔他智深用手隔  
過叉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踉踉却待  
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  
家饒你這廝浪浪踉踉攔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  
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

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  
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  
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  
榻閉上智深搶入塔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榻三二十人都  
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  
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  
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  
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吃了兩碗酒又不曾撩  
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  
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  
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

不笑便  
不成衆  
僧了

麴麴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  
 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里容得這等野猫亂了  
 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  
 無奈何且看趙負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  
 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要笑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  
 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  
 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  
 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  
 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  
 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  
 來趙負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  
 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  
 吃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榻子又把火工  
 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  
 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  
 規我不看你施主趙負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  
 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  
 吃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  
 深教回僧堂去了昔大唐一箇名賢姓張名旭作一篇醉  
 歌行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金甌瀲灩傾歡伯 雙手擎來兩眸白 延頸長舒似

玉虹 燕吞猶恨江湖窄 昔年侍宴玉皇前 敵飲

都無兩三客 蟠桃爛熟堆珊瑚 瓊液濃斟浮琥珀

流霞暢飲數百杯 肌膚潤澤腮微赤 天地聞知酒

量洪 勅令受賜三千石 飛仙勸我不記數 酩酊

神清爽筋骨 東君命我賦新詩 笑指三山詠標格

信筆揮成五百言 不覺尊前墮巾幘 宴罷昏迷不

記歸 乘鸞誤入雲笈宅 仙童扶下紫雲來 不辨

東西與南北 一飲千鍾百首詩 草書亂散縱橫劃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

的吃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曾智深

自從吃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色暴熱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鐸出山

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

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

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

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家智深看那市鎮

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麪店智深尋思

道干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吃也自下

來賣些吃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

吃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里打鐵間壁一家門上

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鉄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

鉄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鉄麼那打鉄的看見魯智



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戩戩地好滌瀨人先有五分怕他  
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酒家  
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鉄麼待詔道小人  
這里正有些好鉄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  
憑分付智深道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  
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  
閔王刀也則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閔  
王他也只是箇人王待詔道小人好心只可打條四五十  
斤的也佛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閔王刀也打八十  
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  
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

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鉄打造在  
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  
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些  
賞你王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  
碎銀子在這里和你買碗酒吃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  
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鉄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  
步見一個酒壘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  
面坐下敲那卓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  
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  
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了便要追了  
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此

與酒家吃。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  
父別處去吃。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吃  
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  
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  
把酒來賣與俺吃。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  
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  
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  
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個道理。如何能勾酒吃。遠  
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  
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插桑麻古道邊。白板登鋪賓

好。

客坐矮籬笆。用棘荆編破。竈窄成黃米酒。柴門

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笑處。牛屎泥墻盡酒仙。

魯智深揭起簾子。走入村店裡來。倚着小窓坐下。便叫道。

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吃。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

里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吃。

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

吃。智深道。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

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

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吃了十來碗酒。智深問道。有甚肉。

把一盤來吃。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只有些菜

蔬。在此。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墻

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里智深便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吃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里就將銀子遍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吃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吃得口滑只顧要吃那里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昏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吃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吃嚇得莊家目睜口呆罔知所措

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軀都困倦了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搨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住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裡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擲槍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前日這畜生醉了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闔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槍到山門下見闔了門把拳頭搨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

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刺子  
只一板却似撓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  
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  
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回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  
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  
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  
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個  
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  
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  
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  
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

金剛請他的施主趙負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  
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  
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  
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  
丈都道好箇團圓粥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  
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  
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烏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門  
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箇做出來門子  
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衆僧也  
各自迴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擗  
將入來吃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透僧堂來到

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  
入來都吃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咯  
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齊  
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縲把直裰帶子  
都嘖嘖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  
飢哩扯來便吃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  
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  
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  
臉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  
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擗佛耳朵揪住將肉便  
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  
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剝剝剝只顧鑿蒲堂僧衆大喊起  
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那  
里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  
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  
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叉棍棒  
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  
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佛掣兩條卓脚從堂  
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  
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  
似中箭殺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

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供手恰似頓斷絨絳錦鷄子猶  
如扯開鉄鎖火狻猊

當時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  
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  
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  
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  
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  
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  
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  
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負外得知  
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

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  
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  
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  
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  
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  
一夜次日眞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賞發他教  
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負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  
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負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  
負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  
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

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開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開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証果江南第一州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此回文字分明是箇成佛作祖圖若是那班閉眼合掌的和尚決無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樣儘好看佛性反無一些如魯智深吃酒打人無所不爲無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筭來外面模樣看不得人濟不得事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與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與

小霸王醉入  
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  
桃花村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詩曰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己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

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

親名魯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

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

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

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

願聽偈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眾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裡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眾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裡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

龍去蛇 喜鳳去 鷄喜虎 去犬喜 此理固如

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絛斜縮雙頭戒刀燦三尺春冰  
深藏鞘內禪杖揮一條玉蟒橫在肩頭鷲鷲腿緊繫脚  
緝蜘蛛肚牢拴衣鉢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  
露一帶蓋膽寒毛生成食肉食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吃在路免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影裏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

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  
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趕不上宿頭路中又  
沒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趕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  
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  
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  
逕迤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  
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  
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趕不上宿頭欲借貴莊  
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  
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  
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  
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魯智  
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  
綁縛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  
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裡走出一箇老人來但見

六旬之上  
不至

髭鬚似雪髮鬢如霜行時肩曲頭低坐後耳聾眼暗頭  
裹三山煖帽足穿四縫寬靴腰間條繫佛頭青身上羅  
衫魚肚白好似山前都土地正如海底老龍君

那老人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  
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柰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  
便道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趕

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厮無禮要綁縛洒家  
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  
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恠莊家  
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繁華一例相看老  
漢從來敬重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  
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  
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  
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  
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  
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吃  
些晚飯不知肯吃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

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道。  
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掇  
張卓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筋放在魯智深  
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拏一  
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吃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  
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吃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  
莊客搬飯來又吃了擡過卓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  
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  
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  
閑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  
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筭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

說我家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湏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爲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

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斬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鉄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並不要說有洒家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吃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吃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吃有酒再將些來吃太公道有有隨卽叫莊客取一隻熟鷺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吃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鷺也吃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

房裡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  
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裡去了智深道  
引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  
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  
智深把房中一椅獨卓都掇過了將戒刀放在牀頭禪杖  
把來倚在牀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牀  
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  
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卓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  
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温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  
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  
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曜如同

白日一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裡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  
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袖  
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吃人心肝的小魔王  
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高聲齊道賀新  
郎山上大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  
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  
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  
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鬘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

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  
金包肚紅搭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  
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  
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  
忙親捧臺盞斟下好箇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  
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女婿太公道休  
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  
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  
你的女兒得成匹配我也好我的哥哥大頭領不下山來教傳  
示你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

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  
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鼓樂就廳前  
擺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  
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  
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却來吃  
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  
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  
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  
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辦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  
門見裡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  
人房裡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裡坐地明日叫小

這箇新  
公又人也  
了打老

好一箇  
蘇人

做得好  
親事

嘍囉山寨裡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裡  
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  
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  
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  
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  
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  
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額  
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  
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  
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  
王却聽的裡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

一齊搶將入來眾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  
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為頭的小嘍囉  
叫道你眾人都來救大王眾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  
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撒下大王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  
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  
叫苦打開裡那大王扒出房門逶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  
拆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跪不去  
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  
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擡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  
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柳條不喇喇地駛  
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和尚你苦了老漢



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也取衣服和直搗來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裡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回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裡大隊強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大公牛慌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里提得動智深接過來手裡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吃休得要抵似醉了魯智深道洒家

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吃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裡正欲差人下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裡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吃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裡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裡去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提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吃

那厮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仇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秃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吃酒俚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槍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秃驢在那里早早出來

洪箇勝負魯智深大怒罵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姓名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老神經畧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喚做魯智深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鞍下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利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

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裡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賣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爲僧洒家因兩番酒後開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裡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  
知投那里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裡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厮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裡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

好。反。惡。  
姐。做。姐。  
綠。了。綠。

待二位小嚙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吃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忠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仇倒請他來寨裡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

佛。

佛。

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裡怕不情願你依着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椎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

四圍嶮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怪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裡一面殺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見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吃兩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

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怪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他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酒家。且教這厮吃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篩酒吃。方纔吃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胳膊。做一塊兒。細了口裡。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又沒深草存躲。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吃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

活佛

禪杖也攙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  
邊並無傷損魯智深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  
禪杖拽開脚手投東京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  
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納  
着响槍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  
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問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  
聞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趕向前來喝一聲衆小  
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  
遲的盡被搠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  
上山來到得寨裡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網做一塊  
在亭柱邊卓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

備或周  
通又去  
劉太公  
莊上做  
女婿如  
何卓喜  
日善和  
尚也管  
不得許

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  
網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拏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  
人倒着了那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山  
見一代草木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到是  
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裡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  
上去問他計也羞那厮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  
里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  
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  
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  
分我和你各提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  
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

金瓶梅

卷之五

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認地計較看官牢記話頭  
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  
放開脚步從早晨只走到午後約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  
肚裡又飢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  
吃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  
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官觀風吹  
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里投齋不是魯智深投  
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里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  
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

魯智深當酒家而此乃其英雄形象  
此水滸傳之大缺點也批出強詞奪理之弊  
佛性殊為可恨

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人說魯智深桃花山上竊取了李忠周通的  
酒器以爲不是丈夫所爲殊不知智深後來作佛正在  
此等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節方是成佛作祖根基  
若瞻前顧後弄一計十幾何不向假道學門風去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終

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認地計較看官牢記話頭  
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  
放開脚步從早晨只走到午後約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  
肚裡又飢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  
吃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  
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官觀風吹  
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里投齋不是魯智深投  
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里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  
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  
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人說魯智深桃花山上竊取了李忠周通的  
酒器以爲不是丈夫所爲殊不知智深後來作佛正在  
此等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節方是成佛作祖根基  
若瞻前顧後第一計十幾何不向假道學門風去也





